



論語象義

四

1674
4



門 〇〇 12
1674
卷 4

論語象義卷之四
子曰恭而無日 日本 東讚 三野元密伯慎著

泰伯第八

此篇總明君子之行處於厚者也

子曰泰伯其可謂至德也已矣三以天下讓民無得而稱焉

此明君子奉天命其行處於厚者也至者自然之辭至德謂不勉強之德也三猶云屢也民者包士大夫言之也夫周之起公劉克篤前烈大玉肇基王迹泰伯季歷皆大王之子季歷亦賢子有文王昌而文王昌有聖德焉於是大王竊以為今殷之政衰周之政教既及于四隣且季歷賢子有文王



昌今以邦授季歷則當嗣及文王是予所膺天命
 予非私之是以有授邦於季歷之志泰伯固賢忽
 悟大王之志竊以為實如大王之志以邦授季歷
 則當嗣及文王嗣及文王則文王之聖德被于天
 下文王之聖德被于天下則禮樂彛倫之教化徧
 及于海隅之蒼生此乃天之命於天下也今予讓
 邦於季歷是予膺天命之任也於是泰伯以周邦
 讓于季歷此君子奉天命其躬處於厚者也自泰
 伯有此行至文王果三分天下有其二至武王悉
 有天下禮樂彛倫之教化莫所不敷行焉故泰伯
 之讓邦謂之三以天下讓也其云三者泰伯屢觀
 時讓之人民不知不識而季歷受其邦其讓猶不
 勉强自然故夫子贊嘆之曰泰伯其可謂
 至德也已矣三以天下讓民無得而稱焉

子曰恭而無禮則勞慎而無禮則蕙勇而無禮則亂
 直而無禮則絞君子篤於親則民興於仁故舊不遺

則民不偷

此明君子在朝庭其行處於厚者也蕙畏懼貌絞
 急切也謂責人之非毫無假借也言君子之在朝
 庭進承命於其君恭以奉之禮立人安承其命此禮
 人與已俱在禮中以達其命則人安承其命此禮
 之所以為貴也若恭以奉之則人與已無禮以達其
 命則人勞而不得承其命此君子不由禮之弊也
 故曰恭而無禮則勞也又君子之在朝庭進受政
 事於其君慎重以奉之以禮立人安承其命此禮
 俱在禮中以達其政事則人安受其政事此禮之
 所以為貴也若慎重以奉之則人與已無禮以達其
 政事則人畏懼其慎重不得解其義此亦君子不
 由禮之弊也故曰慎而無禮則蕙也又君子之在
 朝庭得嘉謀嘉猷則勇以決之以禮尊其君以禮
 下其已君與已俱在禮中以納其謀猷則君安聽
 其言無不思其功焉此禮之所以為貴也若勇以
 決之君與已無由禮以納其謀猷則君無安其心

而欲強納其言則不知不識生犯上作亂之心此
 君子之在朝廷以禮立人安承其言以說其言矣此禮之
 中所以為直道待人則人安承其言以說其言矣此禮之
 所以為貴也若人與已無由禮以直道待人則人
 不能安承其言以為何其言之絞也此君子不用
 禮之弊也故曰直而無禮則絞也以上四句謂君
 子在朝廷處於厚也以下四句謂君子厚親戚故
 舊也言君子之於親戚忠信以加之而措至
 於再至于三則其行之篤篤民觀而感之四方浸
 浸興於仁焉君子之於故舊懷其人而不遺忠信
 以加之穀祿以保之則民聞而感之不知不識易
 偷薄之俗故君子之待親戚故舊為仁
 之本也一章總明禮與忠信之貴也

曾子有疾召門弟子曰啓予手啓予足詩曰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而今而後吾知免夫小子

此明厚處於孝道也有一無之義也予者
 內辭也戰戰恐懼貌兢兢戒慎貌吾者斥其身之
 辭也免免於刑戮也啓予手足啓予手此曾子將諭
 門弟子先使之開衾視手足有傷否示其將言之
 實也次引詩者言其終身之力戒慎恐懼無所不
 至也終二句言君子之居於否世以終于牖下為
 幸不願於其外也此曾子雖疾在牀蓐使
 門弟子知孝弟為仁之本亦教誨之厚也

曾子有疾孟敬子問之曾子言曰烏之將死其鳴也
 哀人之將死其言也善君子所貴乎道者三動容貌
 斯遠暴慢矣正顏色斯近信矣出辭氣斯遠鄙倍矣
 籩豆之事則有司存

孟敬子魯正卿孟武伯之子仲孫捷敬其謚也問
 之訪曾子問其疾也云言曰者曾子為敬子話以

論之也。鳥之將死，其鳴也哀。人之將死也，其言也善。此曾子欲使敬子知其所話之言，故先引諺語而論之也。君子所貴乎道者，三：道斥禮也，道有君子所貴者，有司所貴者，故曰君子所貴乎道者，三也。暴慢者，人害之慢之也。信者，人信之也。鄙者，人鄙之。背之也。言君子動容貌，濟濟瞻瞻，則其禮之行，自遠人之暴慢矣。正顏色，尊其瞻視，則其禮之行，自近人之信之矣。出辭氣，言嚴厲，則其禮之言，自遠人之鄙倍矣。此三者，君子所貴乎道者也。籩豆之事，則有司所貴乎道者而已。

曾子曰：以能問於不能，以多問於寡，有若無，實若虛，犯而不校。昔者吾友嘗從事於斯矣。

能，不能。有無，以藝言之也。多寡，實虛，以學言之也。皆好學之事也。校，校報也。犯而不校，言人犯我，而不報也。是皆寬弘之量。孔門之中，實非顏淵則孰其能之。顏淵先死，故曰昔者吾友嘗從事於斯矣。

矣。曾子深惜其難得也。

曾子曰：可以託六尺之孤，可以寄百里之命，臨大節而不可奪也。君子人與，君子人也。

六尺之孤，謂幼少之君也。百里之命，謂國命也。國命在君躬，故寄託以此二也。臨大節，若強臣不從先君之命，將盡壞之事起。此臨大節之時也。當是時，斯人毅然能安國家，定社稷，成先君之命，此臨大節，不可奪之也。君子人與，君子人也。此曾子自問自答，深美斯人之義勇也。凡寄託之任，伊尹之於太甲，周公之於成王，臨其大節，能安國家，定社稷，天下歸於仁焉。此聖人仁者之所為，固已論於其艱難矣。今曾子所美，雖一國之事，為之亦艱矣。所以斷為君子人也。

曾子曰：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遠。仁以為己任。

不亦重乎。死而後已。不亦遠乎。

弘寬大含章也。毅剛強克忍也。弘執德也。毅有所立也。言士志於道將有為於國家者不可以不弘毅也。弘則寬大含章毅則剛強克忍士之為職任重而道遠自非寬大含章剛強克忍者孰其能之哉。詩曰狼跋其胡載疐其尾公孫碩膚赤烏几几此周公之所為亦言此義也。

右七章為一段君子之於天下各應天命厚行其道所以置第一章也君子之於朝廷厚於禮又厚於仁焉所以置第二章也君子之於少者躬自厚喻孝道所以置第三章也君子之於大臣躬自厚喻禮道所以置第四章也君子之好學也以大量處已矣所以置第五章也君子之處變也臨大節不可奪所以置第六章也君子之厚於仁也死而後止所以置第七章也一段總明君子處於厚而行道者也。

子曰興於詩立於禮成於樂。

詩本發於民情者也故因詩之情制政事民事以施於人民則政事行民事成焉故曰興於詩也禮人君與百官皆以禮行之而民由之也故朝廷之官政君與百官皆以禮行之以臨其民故曰立於禮也朝廷之官與百官皆以禮行之以臨其民則民間政事行民事成禮教成其風則上下樂道歌謠起上下樂道歌謠起則上者為雅頌下者為國風以為樂維持其風俗故曰成於樂也此言為仁於天下之序也。

子曰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

知者微知也由者知之畧也之斥禮樂制度也言凡士大夫以治民為其任則不可不微禮樂制度矣民為人所以治以農桑為其職則不知禮樂制度而可也故曰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也使民由

之則民知已之分而敬其上使由之之益也使民知之則民忘已之分道聽塗說以潛其上使知之之害也此夫子語使士大夫知先知之已之任又知民之分禮樂以化成天下之道也

子曰好勇疾貧亂也人而不仁疾之已甚亂也

好勇疾貧則必將奪人之富必將奪人之富則必犯其上故曰好勇疾貧亂也人而不仁疾之已甚則人不堪其疾人不堪其疾則反疾我致亂故曰人而不仁疾之已甚亂也此我作亂與人致亂皆出於我之不知命則君子不可不知命也

子曰如有周公之才之美使驕且吝其餘不足觀也已

才之美謂多才多藝也金勝曰予仁若考能多才多藝是也君奭曰在今予小子且非克有正迪前

人光施于我冲子此周公不驕也至於成王之時天下方殷富周公用其富制禮樂此周公不吝也所以為聖人也夫上驕則遠人不至吝則禮樂不興二者非所以為人之上故曰如有周公之才之美使驕且吝其餘不足觀也已

右四章為一段君子知而行之小人由而行之此為其別所以置第一章第二章也疾貧疾不仁驕且吝者是皆出於不知命則君子不可不知命所以置第三章第四章也一段總明君子厚於為政也

子曰三年學不至於穀不易得也已

穀者祿之薄者謂小吏廩俸也三年謂育才節限也古者自八歲入于小學習樂舞學詩書三年又自十一歲講樂舞誦詩書三年自十有五志於道入于鄉序學士之禮既學士之禮畢而後入于瞽

百官在位各守其職行其事焉而不在其位而謀人之政則人無徵於其實臨事惟煩臨事惟煩則其功不成其功不成則有害於其政故君子不苟謀人之政所以敬官事也雖然人虛已謀於我我避之不謀亦失於忠信也故謀之有道我先察人之政引古人成功之迹使人深慮施政則可入取其成功矣此不苟謀人之政厚成人之道也

子曰師摯之始關雎之亂洋洋乎盈耳哉

師摯魯大師之名始謂師摯壯年之時也既歌一適再復其始歌之則謂之復亂也洋洋其聲美盛也言周道既衰禮樂之物日月已失賢者識其大者不賢者識其小者非敏而求之則不能得矣故師摯壯年之始歌關雎之復亂其聲之美盛洋洋乎盈耳哉而至于今聲之美盛既衰學者將學樂則非敏而求之終不能得矣此夫子勸樂於人之厚也

子曰狂而不直侗而不愿慳慳而不信吾不知之矣

狂者志大而行不適也直者直於古道也此文猶云狂而直猶可教之狂而不直吾不知之矣侗者侗蒙也愿者謹厚也此文猶云侗而愿猶可教之也此文猶云慳慳而信猶可教之慳慳而不信吾不知之矣夫子以教人自為其任故曰吾不知之也此言厚於教人也

子曰學如不及猶恐失之

為學之道如逐前者之走而不及之猶恐失之此應師摯章明勤學之敏也右六章為一段三年學不至於穀謂之無益之學所以置第一章也篤信而好學守死善道謂之有益之學所以置第二章也既已學而有益不在其位不謀其政所以置第三章也君子之

學樂不失師摯之始所以置第四章也。不失師摯之始猶如逐前者之走不及之。所以置第六章也。已勤學如此雖狂侗恠恠之士亦可成其德矣。所以中間置第五章也。一段總明厚於施也。

子曰巍巍乎舜禹之有天下也而不與焉。

巍巍高大貌。謂九功惟叙九叙惟歌其成功高大無極也。初舜舉禹為百揆後又讓位於禹故今併稱舜禹也。不與謂任事於臣已則不關無為而治天下也。以下四章以聖人贊聖人之大業猶顏淵之贊孔子之盛德也。以微知微知德難矣哉。

子曰大哉堯之為君也巍巍乎唯天為大唯堯則之蕩蕩乎民無能名焉巍巍乎其有成功也煥乎其有

文章。

大哉極其大贊嘆之也。巍巍高大貌。唯無此外之辭則法也。蕩蕩廣遠之稱煥文明貌。言大哉堯之為君也。其成功信高大巍巍乎者也。而此巍巍乎之外更無有巍巍乎者。若強求之也。唯天為大耳。而天垂象焉。唯堯則之立道。故曰欽若昊天曆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時。允釐百工庶績咸熙。此法天而立事業之道也。又就天叙有典以制我五典就天秩有禮以制我五禮就天命有德以制我五服就天討有罪以制我五刑。此則天而立教之道也。而凡百制度悉莫有出於此二道者焉。故曰唯堯則之也。堯既天以事業之道行諸天下莫不由其化之道行諸四海教化事業之道天下莫不由其道者而民涵育於堯之德中而不知其德化之所以然猶人在於天地之中而不知天地之所以為大。故曰蕩蕩乎民無能名焉。而退觀諸四海其成功高大悉在禮樂之中無不煥乎文明。故曰巍巍

乎有成功煥
手有文章也

舜有臣五人而天下治。武王曰：予有亂臣十人。孔子曰：才難，不其然乎？唐虞之際，於斯為盛，有婦人焉，九人而已。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周之德，其可謂至德也已矣。

舜有臣五人而天下治，五人謂禹、皋陶、契、益也。武王曰：予有亂臣十人，亂治也。十人謂太公、周公、召公、閔夭、散宜生、南宮活、畢公、榮公、太顛、邑姜也。以上四句記者之辭也。稱孔子者，君臣之辭也。上文舉武王故用君臣之辭也。以下七句用省文也。下文四句言文王既為西伯，能從天命，以治其邦。其邦已治，諸侯朝聘，問政者，日月至焉，故文王三分天下有其二，率其二以服事於殷。文王沒，武王

繼文王之志，能從天命，三分天下有其二，率其二以服事於殷。周之德，恒從天命，終無有勉强之痕，則可謂至德也已矣。武王之末，及紂之惡虐，無辜呼天，穢德彰聞，一戎衣而有天下，故曰：撫我則君，逆我則讐，獨夫受洪惟作威，商罪貫盈，天命誅之，予弗順天，厥罪惟鈞。此武王之至德，從天命，不失天下之顯名者，猶如泰伯、王季、文王之至德也。夫子雖生，知乎脩詩、書、禮、樂，以成其德者也。自孟訓詰成，義武成後之儒者，大氏不知詩、書、兼復深奧，用孔子之所學，而將解孔子之語，此不信其本，將辨其末者，其說多見不中耳矣。如解此章，猶如癡人說夢，雖歷千載，其義終不明。今也我日本當於文明之運，仁齋祖來二先生出，始唱古學而啓行，以此章有武王二字，仁齋深用其意，祖來以為曰：周之德，則知謂文王而武王在其中，二先生之解，雖有所出入，比之於諸儒之說，則千載之下，特出乎其群矣。學者思諸。

子曰。禹吾無間然矣。菲飲食而致孝乎鬼神。惡衣服。致美於黻冕。卑宮室而盡力於溝洫。禹吾無間然矣。

此明厚行其至德其成功至巍巍乎高大也吾者一人之辭也間然罅隙也謂可指罅隙而議也菲薄也菲飲食謂薄其常饌也致孝於鬼神謂享祀豐潔也菲飲食而致孝於鬼神一則以敬飲食言行之也二則以恒行五典祭宗廟言之也三則以恒行五典祀天神地祇山川群神言之也惡衣服謂損其常服也致美於黻冕謂盛朝服祭服也惡衣服致美於黻冕一則以敬衣服言之也二則以恒由於五禮行諸宗廟朝廷言之也三則以恒由五禮祀天神地祇山川群神言之也四則以朝勤聘禮田狩軍禮言之又包喪服喪禮言之也卑宮室謂敬其家室也盡力於溝洫謂敬農事也卑宮室盡力於溝洫一則以敬家居言之也二則以重農事言之也三則以正經界備旱潦言之也四則以

公稅言之也五則以徹賦言之也六則以田狩軍旅言之也七則以三郊三遂言之也凡禹之所行公與私二而已飲食衣服宮室此三者為私用之以儉與萬民敬之萬民敬天物則食貨殖焉士大夫敬天物去奢侈則其家富焉此禹之所以興事業也致孝於鬼神致美於黻冕此二者為公以中行之與諸侯大夫士敬之諸侯大夫士敬五典五禮五服五刑畏天命則人道立焉此禹之所貴教化也於是教化事業大行於天下舜之文明成焉堯之文思遂焉此禹之所以不可間然也故孔子再歎曰禹吾無間然矣

右四章為一段君臣厚於其道而後大業成焉所以置第一章也天厚行天道堯則天道以立人道所以置第二章也堯舜之道天下則而行之至後世有文武之至德焉所以置第三章也凡行至德者辨公私二道行諸天下而已所以置第四章也一段總明行德於天下也

以上四段合為一篇第一段明君子處於厚而行道者也第二段明君子厚行事業之道也第三段明君子厚行教化之道也第四段明君子厚行教化事業於天下也

子罕第九

此篇總明教人之道以厚行之者也君子以繼志述事為行之本故以述而篇為始也其於行已也以處厚為要故以泰伯篇為中也其於教人也亦以厚施之故以此篇為終也故其篇法述而篇以記者之辭結段末子罕篇以記者之辭起段首泰伯篇以常法成段法此所以明次序之義也段法既如此而漸轉入于鄉黨篇鄉黨篇始終用記者之辭而成篇是皆行文辭之道為列也

子罕言利與命與仁。

子罕言利為一句與命與仁為一句言子言利則必與命必與仁其單言利者幾希也聖人之道富而後興禮樂則莫利大焉唐虞之六府三事以六府為基文言曰以美利天下不言所利大矣哉夫子罕言利者蓋聖人智大思深能知真利之在於後故為天下後世建之道使由此以行之而後王賢者遵道而行之則不必求利而利在其中矣若以求利為先則常人其心躁智短所見皆小利耳唯其心為求利不知害從之矣夫心躁則不知命智短則不知仁不知命與仁唯利是視所以陷於禍也故夫子罕言利與命與仁者所以豫立之防使常人不陷於禍也此章用記者之辭起段首此篇之法也

達巷黨人曰大哉孔子博學而無所成名子聞之謂門弟子曰吾何執執御乎執射乎吾執御矣

達巷者，黨名也。人者，尊辭也。斥已，謂人。人亦謂人者也。稱孔子者，異之他人，尊之也。言孔子博學先王之道，而無所成一名，是以達巷黨人知孔子所學大異於他人賢者，故曰：大哉孔子博學而無所成。名於夫子，聞此人稱己謙而不當，之謂門弟子。子曰：吾何執執御乎？執射乎？吾執御矣。言射者，君子之所執也。吾不敢當之，御者僕者之所執也。吾執教之矣。此夫子自許其藝，又舍射而執御，皆謙己之言也。

子曰：麻冕，禮也。今也純儉，吾從衆。拜下，禮也。今拜乎

上，泰也。雖違衆，吾從下。

麻冕，緇布冠也。以麻布細密者制之，是禮也。今也以絲之麤者制之，是儉也。儉者，可繼之道也。雖違衆，吾從之。衆之所好也。禮，臣將降西階下，再拜誓首於君。若辭之，則既再拜誓首于下，又升再拜誓首於

上，是禮也。今也君若辭之，則直升再拜誓首於上，是非禮也。雖違衆，吾從之。拜于下也。夫子恒志為東周，將仍時勢，損益禮制，此亦行夏之時，乘殷之輅之意。

右三章為一段，聖人制利於命，制利於仁，則國家之基立焉。所以置第一章也。既國家之基立焉，而後興禮樂制度，所以置第三章也。既立國家之基，又興禮樂制度，非博學如孔子，則不能所以中間置第二章也。

子絕四。毋意。毋必。毋固。毋我。

子絕四一句，記者觀夫子所絕而記之也。下文四句，記夫子所以教人也。毋者，禁止之辭也。逆人之未發而億之，則謂之意也。我，逆人之未發而億之，則人亦為疑己者，不信反以欺我矣。此我心之不信，故也。故曰：不逆詐，不億不信，是也。夫衆人疑我而不信，反以欺我，則有害於事故。夫子絕之不行。

又將使人絕之，故曰：毋意也。我將行之，人強止之，我不聽遂之，則謂之必也。我既決事，人強止之，我不聽遂之，則人視之，以適志不竭其力而已。故四岳進，鯀堯知不可用，然而四岳曰：試可乃已。則堯納其言，使鯀治洪水，又公山弗擾以費畔，夫子將往而輔之，子路不說止之，夫子從之，遂不果。是皆聖人不貴必者也。所以忍一成一眾事也。故曰：言必信，行必果，硜硜然小人哉。是以夫子絕必不行之。又將使人絕之，故曰：毋必也。固偏固也。聽前賢之言，固執守之，聞後賢之言，棄之不遷，則謂之固也。學則不固，主忠信，此以學言之也。又已執偏見，反中行，不能與人交，則謂之固也。夫子謂微生畝曰：非敢為佞也，疾固也。此以行言之也。故夫子學而固，則執德不弘，行而固，則不能得中行。故夫子學與行，俱去固而行之，又將使人學與行俱去固而行。故曰：毋固也。抗己不納人之義，則謂之我也。堯之允恭克讓，舜之舍己從人，孔子之聞義能徙者，是皆無我者也。夫抗己而不納人之義，則有害於

事，舍己而從人，則有益於事。故夫子去己之我，將使人去其我，故曰：毋我也。凡聖人之教人，禁而戒之者，甚希，唯於此四者，我已絕之，使人亦絕之，何則？四者之行與不行，大係於行之利害，故也。故記者用禁止之辭，異他之訓辭也。

子畏於匡，曰：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天之將喪斯文也，後死者，不得與於斯文也。天之未喪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

兵難曰畏，檀弓曰：死而不弔者三，畏厭溺是也。陽虎嘗暴於匡，孔子過匡，以孔子貌似陽虎，匡人誤以兵圍之，故記者書子畏於匡也。文者，道之別名，謂詩書禮樂也。經，緯天地人曰文也。經，緯上下曰文也。經，緯內外曰文也。此數者，悉藏於詩書禮樂之中，故創業之君，以文為謚，周之創業，在文王，故

唯文王以文為謚也。後死者，孔子自指己也。予者，內辭也。以德言之，則曰予也。言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天之將喪斯文也，後死者不得與斯文也。而今後死者得與斯文，則此天之未喪斯文也。天之未喪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蓋言人事不能勝於天意也。

太宰問於子貢曰：「夫子聖者與？何其多能也？」子貢曰：「固天縱之將聖，又多能也。」子聞之曰：「太宰知我乎？吾少也賤，故多能鄙事。君子多乎哉？不多也。」牢曰：「子云：『吾不試，故藝。』」

太宰，官名也。單舉其官者，失其姓名也。稱夫子者，示太宰尊親夫子也。縱，放縱也。放縱其所進，不為之限也。我者，對人之辭。吾者，一人之辭。牢，琴張之名。太宰將問夫子於子貢，識其聖德，故書問曰也。

太宰以為聖者多能者也，故尊親夫子之德曰：『夫子聖者與？何其多能也？』於是子貢曰：『固天縱之將聖，又包多能也。』於是夫子聞二人之言曰：『太宰知我乎？吾少也賤，故多能鄙事。君子多乎哉？不多也。』此夫子謙己從太宰之言，將使太宰知多能非聖者之德，作者為聖者之業也。輯上論者，弟子琴張也。琴張既記此章，自書其名，又記其異聞，故曰：『牢曰：子云：吾不試，故藝。』此琴張欲明輯上論者已當其任也。

子曰：「吾有知乎哉？無知也。有鄙夫問於我，空空如也。我叩其兩端而竭焉。」

此明有教無類之道也。吾者，一人之辭。我者，對人之辭。自云無知者，明待鄙夫猶待民也。鄙夫謂貪利無厭鄙陋之士也。兩端，謂物之本末也。竭，盡之。無有餘蘊也。言吾有知乎哉？無知也。有鄙夫于此。

來問於我空空如也我叩物之兩端以盡其所知無有餘蘊使安其所問也此言因鄙夫之心使去其邪慝也所謂有教無類者是也

子曰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吾已矣夫

鳳鳥舜之時來儀文王之時鳴於岐山河圖伏犧之時河中龍馬負圖而出皆聖人在位之瑞也言今之時鳳鳥不至河不出圖聖人不在位故也若今聖人有出則鳳鳥至焉河出圖焉吾亦當見用矣而今聖人無出則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吾亦無見用已矣夫此但夫子表言聖人無出則其身無起則其德術無所施焉故託其言於鳳鳥不至河不出圖以言王者無起則已之德術無所施也此夫子以微言發其所志也

右五章為一段孔子德為聖人已之所絕使人絕之所以置第一章也孔子之德猶文王之文

天之所保立人之所尊信所以置第二章也孔子之德猶文王之文天之所放縱將至於聖所以置第三章也孔子之德既至聖人誨於鄙夫則去鄙夫之邪慝焉所以置第四章也雖孔子之德既至聖人天之所用不在乎今在乎後世焉所以置第五章也

子見齊衰者冕衣裳者與瞽者見之雖少必作過之必趨

此記者觀夫子恒敬天命而記之也齊衰一年斬衰三年皆喪服之重者獨舉齊衰者包斬衰也冕衣裳祭天及宗廟之盛服也喪與祭皆行天命之禮也瞽者樂師也樂者以天命奏之於神明樂師司其事者也齊衰者冕衣裳者與瞽者皆行天命之道則夫子敬而禮之故曰見之雖少必作過之必趨也作起席也趨設禮容而走也皆言加敬也

顏淵喟然歎曰。仰之彌高。鑽之彌堅。瞻之在前。忽焉在後。夫子循循然善誘人。博我以文。約我以禮。欲罷不能。既竭吾才。如有所立卓爾。雖欲從之。末由也已。

凡非已有德者。則不能贊人之德。位。故孔門諸子。無贊夫子之德者。唯顏淵已有德。而後贊夫子之德。故此書顏淵喟然歎曰。殊公其義也。次之。子貢雖稱夫子之德。皆為辨人之惑發之。猶非贊之者。然此記者。所以歸贊於顏淵也。喟者。歎聲也。喟然歎者。示其歎聲發於至誠也。仰之彌高。謂其德位高大。雖仰之。不可及也。鑽之彌堅。謂其德體剛堅。雖求入之。不可入也。二句舉德位德體也。瞻屬目而視之也。忽焉。恍惚不可取象也。瞻之在前。忽焉在後。謂德術神妙。豹變虎變也。二句舉其德術也。夫子尊親德之辭。循循有次序。貌誘。引進也。善。謂為之至妙也。我者。對人之辭。文。謂詩書禮樂也。禮。

謂為美觀也。文者。生智見者也。禮者。行道者也。吾者。斥已之辭。盡之無有餘蘊。則曰竭也。言夫子之盛德。既可尊親。夫子以可尊親之盛德。循循然以次序善引進人。博我智見。以文約我。道以禮。使我道有美觀。以行於今日。於是學之進。欲罷不能。既竭吾才。無有餘蘊。此顏淵言所自脩也。卓爾。直立出群貌。末莫聲之輕也。也已。語助之速也。言顏淵自既脩德。於是退而量夫子之盛德。則如有所立。卓爾矣。雖欲從此卓爾者。共為之。末由之也。已。言其不及之。不待言也。是皆顏淵既知已。而後知夫子者也。

子疾病。子路使門人為臣。病間曰。久矣哉。由之行詐也。無臣而為有臣。吾誰欺。欺天乎。且予與其死於臣之手也。無寧死於二三子之手乎。且予縱不得大葬。

予死於道路乎。

疾劇則曰病也，病間謂病少有間隙也。先子路行詐，今復子路行此詐，故曰久矣哉。由之，行詐也。深責子路諭之也。吾誰欺？欺天乎？言人不可欺，天愈不可欺也。予者，內辭也。謂其家事故曰予也。下文四句，言且予與其死於臣之手，二三子視予猶父，則無寧死於二三子之手乎？其忠信可愛焉。且予縱不得大葬，二三子以簡直待予，則予死於道路乎？其簡直可貴焉。此言聖人不取委曲之行，貴忠信簡直也。

子貢曰：有美玉於斯，韞匱而藏諸，求善賈而沽諸。子曰：沽之哉，沽之哉，我待賈者也。

此子貢欲問夫子出處而知之，然不可直指之，故設微辭問之也。美玉比夫子之德也。善賈謂賈人

善鑿玉者也。匱，匱也。韞，藏也。沽，賣也。我者，對人之辭也。夫子之懷德，猶有美玉於斯而不仕居家，猶韞匱而藏之。又夫子之居家，待有諸侯聘之，此猶抱美玉者將求善賈鑿玉者賣其美玉者，故子貢仍此二義以設此問。以占夫子之出處進退也。於是夫子遂發其志言：我恒居家而俟命者，待有諸侯之知予而召我者也。故曰：沽之哉，沽之哉，我待賈者也。於是子貢知夫子之不求援人而仕，得天命而後仕也。

右四章為一段。孔子恒畏天命，見人之行天命，皆禮而重之，所以置第一章也。孔子恒畏天命，其如德容仰之彌高，鑽之彌堅，所以置第二章也。孔子恒畏天命，其如常行不為委曲，貴簡直之行，所以置第三章也。孔子恒畏天命，其如出處進退，自懷美玉而待善賈耳，所以置第四章也。以上三段為一列，總明孔子之德與行也。

子欲居九夷。或曰：陋如之何？子曰：君子居之，何陋之有。

此上三段，每段首章用記者之辭，且以含感慨之意，變其法，亦文辭之道也。九夷，魯之東方之夷，淮夷徐戎之類。言中國道不行，夫子欲居九夷，或在側曰：九夷之俗，不知禮教，近乎禽獸之行，而鄙陋也。子將如之何？於是夫子曰：九夷之俗，允然，雖然，以君子之道居之，則九夷亦知禮教，何陋之有也。此夫子若得位，變九夷如此，化中國不待言，可知而已。

子曰：吾自衛反於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

古者以詩三百為教，故季札聘于魯，觀樂之時，雖其篇次異於今詩，太氏不過三百餘篇，而秦漢以後傳言古者詩有三千，及至孔子刪其重復，為三百篇，而季札觀樂之時，不過三百餘篇，則其相傳

子曰：出則事公卿，入則事父兄，喪事不敢不勉，不為

之妄，不待言可知而已。及得此章，其義益明矣。所謂孔子刪詩者，非刪也，徒正失其次序者而已。夫樂也者，衆音相和之名也。衆音者，絲竹匏革金石也。小雅用四音，絲竹匏革也。大雅用六音，絲竹匏革金石也。頌用八音，絲竹匏革金石土木也。故國風二南，未可曰樂矣。故此舉小雅大雅與頌，不舉二南，國風未可曰樂之故也。曰各得其所者，謂其次序各得其所也。燕禮曰：歌鹿鳴四牡皇皇者華，又曰：奏南陔白華華黍，又曰：間歌魚麗笙由庚歌南有嘉魚笙崇丘歌南山有臺笙有儀此其次序者也。其他雅頌莫不有次序焉。孔子之時，雖有三百篇，其次序錯然，溷亂雅頌之義，不可得而知。故孔子游於四方，就賢者講之，終正雅頌之次序。雅頌各得其所，故曰：吾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也。

酒困何有於我哉

此承前章明凡治國家雖以禮樂臨之其躬行失忠信則亦不可行也公孤卿也卿正卿也孤卿正卿皆任天命之人故出其門則事其父兄也鄉黨之天倫之尊者也故入其門則事其父兄也雖人之情之所避不敢不勉也鄉黨之交酒者人之所罄歡也雖人之所罄歡不為酒之困此四者皆為難行故曰何有於我哉言我則無之也我者對人之辭此夫子自謙而勸人也

右三章為一段夫子之居九夷也以君子之道行之所以置第一章也以君子之道行之也非正禮樂而脩己躬失敬與忠信則亦不能所以置第三章也

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晝夜

往而不還則曰逝也夫緩辭也舍止也言夫子在川上觀水之流歎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晝夜子思曰今夫水一勺之多也及其不測龜鼉蛟龍魚鼈生焉貨材殖焉是皆言學者進而不止則其德終致廣大也亦知者樂水之意

子曰吾未見好德如好色者也

不易物一向之則曰好也好德好色皆發公私之情故曰好也夫子之時周道陵夷人君大臣好色者多好德者鮮夫子所適之邦莫不皆然矣故歎曰吾未見好德如好色者也史記云孔子居衛靈公與夫人同車使孔子為次乘招搖市過之孔子醜之故有此言史記之言雖近兒戲衰世之俗蓋有如此者邦之不治職是之由悲哉

子曰。譬如為山。未成一簣。止吾止也。譬如平地。雖覆一簣。進吾往也。

此夫子語崇德脩慝也。簣。土籠也。為山。譬崇德也。平地。譬脩慝也。地本高卑不等。故卑取人之有慝也。高取人之有善也。此文猶云。譬如為山。未成一簣。止吾止也。雖覆一簣。進吾往也。譬如平地。未成一簣。止吾止也。雖覆一簣。進吾往也。此文之簡者。互而相備也。

子曰。語之而不惰者。其回也與。

語之。以學言之也。惰。懈怠也。夫子曰。吾與回言終日。不違如愚。此言顏淵聞之。不惰也。若不能心解躬行。則其心懈怠。故夫子唯稱顏淵曰。語之而不惰者。其回也與。言人之不能及也。

子謂顏淵曰。惜乎。吾見其進。未見其止也。

顏淵之才。特出乎其群。其學道也。猶川流混混。不舍晝夜。盈科而進。放乎大海也。所謂知者利仁者也。故顏淵死。後夫子追而思之。私謂之。又公之曰。惜乎。吾見其進。未見其止也。

右五章為一段。凡為學。進而不止。猶川之流。不舍晝夜。非好德如好色。則不能。所以置第二章也。雖好德如好色。非積道如為山。去慝如平地。則不能。所以置第三章也。雖積道如為山。去慝如平地。非信聖人之言。不惰。進而不止者。則不能。所以置第四章第五章也。

以上二段為一列。前段。明君子以禮樂為德。施其政教。後段。明君子以禮樂為德。其本在上。學道也。

子曰。苗而不秀者有矣夫。秀而不實者有矣夫。

此以下三段首章皆舉以比喻著其事含感慨之意者以為段首之例也穀之始生曰苗也出遂曰秀也成穀曰實也矣決辭也夫緩辭也言凡人學則可得道而或有學而不得道者學而得道則必能信之而或有學而得道不能信之者故曰苗而不能信者有矣夫秀而不實者有矣夫雖學而得道不能信之則猶粟之有秕而無用也道之為用信之而後有用夫子說漆雕開亦為是也

子曰後生可畏也焉知來者之不如今也四十五而無聞焉斯亦不足畏也已

生猶友生之生後生謂後之生德者也四十曰彊仕五十而爵為大夫故四十五謂德立名著之時也言後生雖年少務學而不止則進德之勢可畏也焉知來者之不如今也今之四十五而無聞焉不足畏也後生之士雖務學而不止四十五而無聞焉斯亦不足畏也已此聖人非德立名

著則不定其人所以不謾棄人也

子曰法語之言能無從乎改之為貴巽與之言能無說乎繹之為貴說而不繹從而不改吾末如之何也已矣

法語謂先王法言也巽與之言謂遜順與於我之言也繹尋繹也末莫聲之輕也言法語之言人之所敬則人能無從乎雖人能從不改其行則何益故改之為貴巽與之言與於其心則人能無說乎雖人能說不繹之則不知其意之所在故繹之為貴但說而不繹從而不改吾末如之何也已矣言不能使其人進於行也

子曰主忠信毋友不如己者過則勿憚改

此承上三章明學之道其行與事皆以忠信為本也此章見于學而篇舉于學而篇者主學而言之舉于此者主行言之故省學則不固一句取主忠信以下三句母者禁止之辭也禁止之者示嚴其行也

右四章為一段育才之道多多益造其人所以置第一章也學之道畏後生之進我亦疾務學所以置第二章也學之道仍法語巽與而脩其行所以置第三章也學之道行與事皆以忠信為其主所以置第四章也

子曰三軍可奪帥匹夫不可奪志也

此章亦以比喻著學士之立志也段首之例也謀而取之則曰奪也言三軍之備其陣法嚴密將帥欲謀而取之則可奪其帥矣匹夫一人之微者

也立其志堅固則雖欲謀而取之不可奪其志也立其志堅固則一人之微者猶勝於三軍况於憤然有道之士乎此夫子之所

子曰衣敝緼袍與衣狐貉者立而不恥者其由也與

此承前章明子路志堅固而不動物也敝壞也緼臬著也衣之最賤者也狐貉以狐貉皮為裘衣之貴者也子路貧賤與富貴者立而不恥此子路志既立貧賤不能動之富貴不能撓之一定向於為國家之道者故夫子稱其立志云爾也

不伎不求何用不臧子路終身誦之子曰是道也何足以臧

伎者伎害也求者貪求也無表無裏俱善則曰臧也二句衛風雄雉之詩言婦人稱夫之為入曰吾

夫有德，人不知之，吾夫也。無伎，害人之心，又無下食，求財利之慾，其心無表，無裏實如洗，則何用不臧也。子路說此詩，終身誦之，於是夫子為是未足盡善曰：是道也，何足以臧言可學之道，不止于此也。右三章為一段，學之道，以立志為其本，所以置道，所以置第二章也。士之既立志也，不撓於富貴，以求其畧小物而學大物，所以置第三章也。

子曰：歲寒，然後知松柏之後彫也。

此章亦以比喻為段首之例也。歲以夏正言之也。歲寒，斥十二月大寒之時也。仲冬，眾木與松柏未至彫傷。至十二月歲大寒，眾木悉零落，而後松柏漸彫傷。故曰：歲寒，然後知松柏之後彫也。以比君子臨於大節，小人變於朝也。其行事非甚有徑庭，至其分見焉。

子曰：知者不惑，仁者不憂，勇者不懼。

知者，地也。徹為曰知也。知者之利仁也。先王之道，物事為莫不徹而為之者，故應於時勢，不拂於人情。以施其政，無有惑焉。故曰：知者不惑。仁者之安仁也，猶山之殖萬物，生生不息焉。故在富貴，行乎富貴，在貧賤，行乎貧賤，莫所處不行焉。故曰：仁者不憂。勇者之見義斷事也，以果敢行之，其制變也，應於左，應於右，莫不遂其事焉。故曰：勇者不懼。唯仁者，不惑不懼，而莫有憂焉。故於文辭之道，置之於中。

子曰：可與共學，未可與適道；可與適道，未可與立；可

與立，未可與權。

可與共學，謂信道者也。可與適道，謂其志大而求至於先王之道者也。可與立，謂可與立於朝廷議

事者也可與權謂臨於大節制其權變者也此章承前章明人才雖存非知仁勇則不能制其權變也權稱錘也取能權輕重使適義也

唐棣之華偏其反而豈不爾思室是遠而子曰未之思也夫何遠之有

唐棣逸詩也偏反貌反謂華之開葩之反也詩比也言斯有女子怨士之久不來肯之如華之反故曰唐棣之華偏其反而於是士答曰豈不爾思室是遠而詩意如此夫子興之曰今之學士亦曰豈不道思道是遠而雖則云爾未之思也夫何遠之有此夫子興此詩勸學於人也再求曰非不說子之道力不足也子曰力不足者中道而廢今汝畫亦與此章相發也

不能所以置第二章也君子居知仁勇以能制其變所以置第三章也君子之守其操又能制其變非思道成其德則不能所以置第四章也

以上三段為一段明學道則得道也第二段明學道之本在立其志也第三段明立志而學道則其德至於仁知也此篇八段分為始中終始三段明聖人之德與行也終三段明學而至於仁知也中二段明聖人仁者以禮樂為德施之於政教也

鄉黨第十

此篇一篇對前九篇前九篇分為三列總言之則君子學先王之道而脩其德以行仁於國家者也此為外行有外行者必有內行故此篇舉孔子之內行對前行者必有內行以明治國家者內行以成外行外行以成內行內外相合以成大業也故堯典舜典先舉

堯舜之內行而後舉其外行以明成仁於天下故此篇對於前九篇者與堯典舜典其旨一也。是一義也。又先舉孔子之外行。次舉其內行。使後世學者謂孔子言行外有信于內。內有信于外。內外俱有信。其言行允可。信而學。則此即所以使後世學者信而好古也。是二義也。又此篇始終舉孔子之內行。而篇中有聘禮之事。此雖孔子未嘗聘他邦。先王之禮。皆孔子將行之意。以記其事也。且先王之禮。孔子之所信也。庶幾學者亦信之。故篇中多記先王之禮矣。是三義也。皆蒐輯者之寓意也。

孔子二字為段首
法又為骨子法

孔子於鄉黨恂恂如也。似不能言者。其在宗廟朝廷。便便言。唯謹爾。朝與下大夫言侃侃如也。與上大夫

孔子二字為段首
五句段選

四句段選
一句微擢

言闇闇如也。君在跽蹻如也。與與如也。

此篇皆舉孔子言行。故以孔子冠篇首。且為段首法也。恂恂。木實之貌。鄉黨者。士之所居也。孔子之於鄉黨。其年猶少。故敬其父兄長者。恂恂如也。木實相交。其言似不能言者。皆以其美歸於父兄長者也。便便。言辨貌。宗廟朝廷。禮法政事之所存也。禮法政事之所存。則便便辨其條理而言之。唯嚴正謹之耳。下大夫與孔子同位人也。侃侃。和安貌。同位則相和相安。故與之言。以達其官事為要。故曰。與下大夫言侃侃如也。上大夫為正卿。位在孔子之上。闇闇。義謹貌。上大夫位在孔子之上。則與之言。以義謹從其政。故曰。與上大夫言闇闇如也。君在君視朝也。跽蹻。恭敬不寧之貌。與與。威儀中適之貌。君者至尊也。君在視朝。則孔子立在其位。恭敬不寧。豫慮有君命。又承君命。則威儀中適。往來達君命。故曰。君在跽蹻如也。與與如也。以上言孔子在宗廟朝廷及鄉黨之言行也。

右大節 凡九句

必字中段例字法
之伏
曰字下段字法之

君召使擯色勃如也。足躩如也。揖所與立。左右手。衣前後。襜如也。趨進翼如也。賓退必復命。曰。賓不顧矣。

上文用也字九下
文用也字九中間
用矣字一為篇法
之伏

此舉本國行朝禮及聘禮之時孔子承君命為擯相之事也擯謂主國之君所使出接賓者也勃如變色貌躩如盤辟貌擯既奉君命將以接賓故其色勃如如肅敬其足躩如不敢解慢故曰君召使擯色勃如也足躩如也
大夫為承擯士為紹擯按旅賓傳辭之儀公在大門內南面上擯在公南門外承擯紹擯以次而南俱西面賓大門外北面上下在賓北次介末介以次北俱東面賓主相去五十步末介與紹擯相對公請事則上擯傳之承擯承擯傳之紹擯紹擯傳之末介末介傳之次介次介傳之上介上介以達于賓賓對亦如此故曰揖所與立左右手衣前後

襜如也言揖左人左其手揖右人右其手衣前後襜如也賓主人俱升于堂則擯者退于中庭賓致命則擯者進立于阼階西釋辭於賓相公之拜其他終禮疾趨而進張拱端好如鳥舒翼也故曰趨進翼如也聘享私覲禮皆畢則賓退公出送賓及大門內使上擯出門送賓上擯送賓及入門告于公故曰賓退必復命曰賓不顧矣

右大節 凡八句

入公門鞠躬如也。如不容。立不中門。行不履闕。過位

色勃如也。足躩如也。其言似不足者。攝齊升堂。鞠躬

如也。屏氣似不息者。出降一等。逞顏色怡怡如也。沒

階趨進翼如也。復其位。蹶蹶如也。

此舉孔子在本國相君及聘於他邦之禮容也。公門君門也。鞠躬斂身也。公門高大而不容敬。君門之至也。故曰入公門鞠躬如也。如不容也。立不中門。謂棖闈之中。中央也。君門中央有闈。兩旁有棖。闈之中是尊者所立處。人臣不可當之。立。故曰立不中門也。按玉藻曰。君入門介拂闈。大夫中棖與闈之間。士介拂棖。此謂朝他邦時。大夫從君後。君中門。故大夫亦中門也。其平生不中門可知也。行不履闈。闈門限也。不履者。一則恐自高。一則恐汚之。皆戒之不敬。故曰行不履闈也。過位。謂過君之空位也。門屏之間。人君宁立之處。君雖不在。人臣過之。則不可不敬。故曰過位。色勃如也。足躩如也。其言似不足者。敬空位如此。敬君之至也。衣下曰齊。攝齊。摳衣也。將升堂。兩手摳衣。使去地尺。恐躡之而傾跌。失容也。故曰攝齊升堂。鞠躬如也。屏氣似不息者。屏藏也。息。鼻息也。既升堂。則漸更近於至尊。故曰屏氣似不息者。敬慎之至也。逞。快也。怡。和悅也。先升于堂。近于至尊。今禮畢。辭于至尊。

出降一等。少舒其敬。故曰出降一等。逞。顏色怡怡如也。沒階。盡階降地也。又盡階降地。疾趨而進。張拱端好。如鳥舒翼也。故曰沒階趨進。翼如也。位次也。聘禮曰。賓入于次。又擯者退。負東塾而立。是也。禮畢。出大門。復始所次之位。不忘其恭敬。故曰復其位。蹶。踏如也。二句言禮之將畢。愈不忘其恭敬也。

右大節凡十三句

執圭鞠躬如也。如不勝。上如揖。下如授。勃如戰色。足

踏踏如有循。享禮有容色。私覲愉愉如也。

此舉孔子奉君命聘於他邦之禮容也。凡諸侯相聘之禮。使大夫執圭。以通信。其禮先聘。次享。次私覲。聘者致命授圭。聘于夫人。以璋。無幣。故聘義曰。圭璋特達。享者束帛加璧。庭實虎豹之皮。享于夫人。以琮。覲者奉束錦。執馬。君醴賓。有籩豆脯醢。此三者皆一日行之。聘享公事。覲私事。故曰私覲。為

以上大節四句法
多用段遞摺接而
用也字十八猶瀑
水之將下者深淵
以受之其勢不可
不溢首段之法使
讀者三嘆亦古文
之妙境

人臣者無外交。但由使而見。古有此禮也。次君送賓饗餼。次問。次面。問者。賓以其君命。致束帛。四皮。于主國之卿。公事也。面者。賓自致儷皮。四馬。私事也。次餼。夫人送之。如饗餼。次壹食。再饗。主君烹大牢。以飲賓也。次主國大夫饗賓。次還玉。謂還其圭璧璋琮也。次公館賓。主君詣賓館訪之也。然後賓行。其詳見于聘禮。主者。天子命諸侯之圭。其信莫重焉。諸侯聘。問鄰國。則使大夫執以通其信。還則納之於其君。故大夫奉君命以聘。問。則執其圭升堂。猶奉重而不勝。敬慎之至也。故曰。執圭鞠躬如也。如不勝也。奉圭手與心齊。或階或堂。上之如揖。下之如授。其顏勃如戰色。其足踏踏。如有循。其威儀不一。又敬慎之至也。故曰。上如揖。下如授。勃如戰色。足踏踏。如有循也。容色發氣滿容也。愉愉。顏色和也。聘享皆公事。聘重而享輕。享禮始舒。其敬發氣滿容。故曰。享禮有容色。私覲。私事也。比之享禮。又最輕。故其敬慎之弛。見於顏色。故曰。私覲。愉愉如也。

右大節凡八句

以上大節四合為一段。首大節明孔子居鄉黨及在宗廟朝庭平生之行也。始大節明孔子在本國為擯相輔其君之禮也。中大節明孔子或在本國而行禮。或使他邦而行禮。皆敬君事之道也。終大節明孔子使他邦。達君命之禮也。一段總明孔子行于外之禮也。

君子不以紺緌飾。紅紫不以為褻服。當暑袗絺綌。必

表而出之。緇衣羔裘。素衣麕裘。黃衣狐裘。褻裘長。短

右袂。必有寢衣。長一身有半。狐貉之厚以居。去喪無

所不佩。非帷裳。必殺之。羔裘玄冠。不以弔。吉月必朝

服而朝。齊必有明衣布。齊必變食。居必遷坐。

君子二字為段首法。又為骨子法。用必字七為例字。法讀之不覺其多。用之字二為字法。皆置小節之末。唯下節之末不用之。宗變法甚奇。

此舉孔子所用衣服之禮制也。君子起端，此指孔子也。又謂古之君子也，前段以孔子起端，此段以孔子起。端，相應以示孔子所行則君子所行，君子所行則君子所行也。孔子所行也，紺青赤色，緇爵頭色，飾領袖之綠也。朝服，緇衣，與緇色相近於緇色，則不可以紺緇飾於領袖，其色與緇色相混，故曰君子不可以紺緇飾也。褻服，私居之服，朱黻赤烏，皆禮服之色，紅近於朱色，又紫冠，纓之服，以紅紫為褻服，則疑以禮服為私居之服，故曰紅紫不以為褻服也。君當暑則恒精者，曰絺，麤者曰絺，絺表，加上衣也。君當暑則恒服單之絺，絺將接人及出行，則必表上衣而出去焉，故曰當暑絺絺，絺表而出之也。縿，衣黑色，羔裘用羔羊皮，其色稱素衣，黃色稱緇衣，素衣白色，麤裘用鹿子皮，其色稱素衣，黃色稱緇衣，狐裘用狐皮，其色稱黃衣，狐裘也。神道解曰：先王之制冕冠弁服各殊其用，故觀其服可以知其禮矣。冕服所主文德也，天子諸侯祭宗廟之服也，又用之於學宮也，又用之於天神也。冠玄端，所行德事也，又用之於君事，皮弁服，所執宗廟之公事也。爵弁服，所執社稷之事也。故大射鄉飲酒，冠玄端，所以成其德事也。食禮燕禮饗禮，燕射賓射，相見之禮，亦冠玄端，所以講德德事也。天子諸侯卿大夫士，冠玄端，以視朝，所以行德事也。大夫士宗廟之祀，冠而玄端，所以薦其德事也。天子諸侯皮弁，以聽朔於廟，所以就宗廟之事也。族，燕繹尸，以皮弁冠，所以成宗廟之聘禮也。弁，所以為宗廟之事也。昏禮爵弁，所以主子孫也。以從宗廟社稷之事也。昏禮爵弁，所以主子孫也。主子孫者，永受社福也。故學宮以冕服養老者，所以明學宮與宗廟，而尊其尊也。學宮之教，而宗廟護之也。禪冕，以朝，所以行宗廟所護學宮所教之衆禮，以亨通之也。於是天子諸侯冕服，以祭宗廟，所以學宮所教之衆禮，而一也。一而二也，孝弟之教，即然。戴記諸書說服制不一，其詳不可得而聞。今記師說示諸同志，褻裘長短，右袂，褻裘居家之裘也。

天神也。冠玄端，所行德事也，又用之於君事，皮弁服，所執宗廟之公事也。爵弁服，所執社稷之事也。故大射鄉飲酒，冠玄端，所以成其德事也。食禮燕禮饗禮，燕射賓射，相見之禮，亦冠玄端，所以講德德事也。天子諸侯卿大夫士，冠玄端，以視朝，所以行德事也。大夫士宗廟之祀，冠而玄端，所以薦其德事也。天子諸侯皮弁，以聽朔於廟，所以就宗廟之事也。族，燕繹尸，以皮弁冠，所以成宗廟之聘禮也。弁，所以為宗廟之事也。昏禮爵弁，所以主子孫也。以從宗廟社稷之事也。昏禮爵弁，所以主子孫也。主子孫者，永受社福也。故學宮以冕服養老者，所以明學宮與宗廟，而尊其尊也。學宮之教，而宗廟護之也。禪冕，以朝，所以行宗廟所護學宮所教之衆禮，以亨通之也。於是天子諸侯冕服，以祭宗廟，所以學宮所教之衆禮，而一也。一而二也，孝弟之教，即然。戴記諸書說服制不一，其詳不可得而聞。今記師說示諸同志，褻裘長短，右袂，褻裘居家之裘也。

六句頻用不食二字以改一節之觀

長之者主温也短右袂者便作事也必有寢衣長
一身有半此即今之被也狐貉之厚以居厚所以
適其體也喪服無飾除喪反吉服其佩無所不佩
去除也喪服無飾除喪反吉服其佩無所不佩也
玉藻曰天子佩玉而玄組綬孔子佩象環五寸而綦組
綬士佩璫玦而緼組綬孔子佩象環五寸而綦組
綬謂此類也裳必有殺縫唯車帷裳用正幅故曰
非帷裳必殺之也喪主素吉主玄吉凶異其服故
曰羔裘玄冠不以弔也吉月朔也朝服指皮弁
服也告朔之禮君臣皮弁朝於廟門故曰吉月朝
服而朝也齊必有明衣布明衣以素布造之齊必
沐浴浴竟即著明衣所以潔其體也齊必變食居
必遷坐改常饌易常處所以正
其心也皆言所以事鬼神也

右大節小節三始小節凡四句
中小節凡十句終小節凡五句

食不厭精膾不厭細食饘而謁魚餒而肉敗不食色

四句微摺微選摺接

使入拊脾雀躍
沽酒市脯不食祭

於公不宿肉皆以
一句說一事而前
後八句皆以二句
說一事錯綜成一
節亦古文之妙境
出三日不食之矣
取上文不食之數
句又以之字收前
節之字法又用矣
字遠應于賓不顧
矣之句行篇法以
結上段可謂一句
甚奇有力矣
必齊如也之也字
接上文矣字又遠
應于私覲愉愉如
也之句起數之也
字以結上段亦可

惡不食臭惡不食失飪不食不時不食割不正不食

不得其醬不食肉雖多不使勝食氣唯酒無量不及

亂沽酒市脯不食不撤薑食不多食祭於公不宿肉

祭肉不出三日出三日不食之矣食不語寢不言雖

疏食菜羹瓜祭必齊如也席不正不坐

此舉孔子所用飲食之禮制也食不厭精膾不厭
細食飯也精擊也牛羊與魚之腥轟而切之為膾
食精則能養人膾細則不害人此謂從食制之正
也饘飯傷生濕也謁味變也魚爛曰餒也肉腐曰
敗也食饘而謁魚餒而肉敗不食此謂避不正而
從禮制也失飪失烹調生熟之節也不時五穀不
成菓實未熟之類也割不正禮有正數而解割不
得其正也不得其醬不食內則曰濡雞醢醬實蓼

論語集注 卷之四 三十一

謂大有力者也。席不正不坐一句。相照居必遷坐之句。合節末成一段。

濡魚卵醬實蓼。濡醢醢實蓼魚膾芥醬麩腥醢。醬是也。色惡不食。以下皆屬上文。謂穀肉及禮制。不食之也。肉雖多。不使勝食氣。食以穀為主。故不使肉勝食氣也。唯酒無量。不及亂。酒之用。以合歡為主。故唯酒無量。以醉為節。不及亂也。唯字對于上文。禁而不食者。故曰。唯酒無量也。沽酒市脯。不食。沽。買也。酒不自造。不必精潔。脯不自制。不知為何物之肉。故曰。沽酒市脯。不食也。不撤薑食。不多食。撤。去也。蓋古者。庶羞必有薑。周之末。禮儀漸廢。人多不知食薑。孔子獨行。食薑之儀。故曰。不撤薑食。不多食也。以上舉食酒肉及嘗庶羞之禮也。祭於公。則不宿肉。君子助祭於公。則所賜之胙肉。歸即頒賜。而不宿之。此敬神之惠。且重公之賜也。祭肉不出三日。出三日。不食之矣。其家所祭之胙肉。不過三日。皆以頒賜。過三日。則不食之。恐肉敗而傷人。此敬神之惠。少緩於公之賜也。以上舉君子助祭於公。又祭其廟之義也。食不語。寢不言。語。教誨人也。言話政事也。我之將食。其心在味。若教誨人。則恐其言失信。故曰。食不語。所以敬教也。人之將寢。就於安也。我若話政事。則此褻君事也。故曰。寢不言。所以敬君事也。雖蔬食菜羹。羹。瓜祭。必齊如也。祭。祭上世始為飲食者也。齊。如。嚴敬貌。雖蔬食菜羹。瓜為微薄之物。食之。則祭之。祭之。必齊如也。所以報神之德也。席不正。不坐。猶云。割不正。不食也。言所以從禮制也。以上舉君子居室之儀也。

鄉人飲酒。杖者出。斯出矣。鄉人儺。朝服而立於阼階。問人於他邦。再拜而送之。康子饋藥。拜而受之。曰。丘未達。不敢嘗。廐焚。子退朝。曰。傷人乎。不問馬。

以上大節二。合為一段。總明孔子行于內之禮也。

鄉人飲酒。杖者出。斯出矣。鄉人儺。朝服而立於阼階。

問人於他邦。再拜而送之。康子饋藥。拜而受之。曰。丘未達。不敢嘗。廐焚。子退朝。曰。傷人乎。不問馬。

論語象義

卷之四

三十一

不用孔子二字。變段首之法。而改觀。康子二字。為骨子。法。

此復始記孔子交鄉黨之禮也。鄉人飲酒，杖者出，斯出矣。此文當云孔子鄉人飲酒，杖者出，斯出矣。今省孔子二字，變段首法者，合之於前段，復其始也。而此段更用康子子路四字者，應于篇首孔子之字，明師友交接之禮，以為一篇骨子也。鄉飲酒之禮，所以明長幼之序也。故禮畢杖者出，則孔子從之出也。鄉人難朝，服立於作階，難之禮，鄉人皆驅逐疫氣，孔子恐驚先祖，故朝服立於宗廟作階，庶幾神依於己安焉。大夫朝服以祭，則孔子從祭禮之儀也。問人於他邦，再拜送之，問遺也。仍問而遺物，則曰問人也。康子饋藥，拜而受之，曰丘未達，不以敬所問人也。康子饋藥，拜而受之，曰丘未達，不敢嘗，曲禮曰：盥不三世，不服其藥，故古者無饋藥於人之禮。孔子之時，禮失俗變，貴人聞疾，或饋之藥，時人亦必嘗之，依賜食之禮也。皆非禮也。康子饋藥，孔子以為非禮，而卻之不恭也。不恭亦非禮也。故曰丘未達也。言必有此禮，然丘未之聞也。故時人雖嘗而不敢嘗焉，不斥其非禮，而謙以己之

未學，既不傷其心，亦不踐非禮，此處禮之變也。廐焚，子退朝，曰傷人乎？不問馬。禮問大夫富，以車馬數，今孔子當事變，問傷人乎者，所謂造次顛沛，必於仁者也。不問馬者，所謂躬行君子者也。若問馬，則有嫌於問財利，恐有失於君子，故問人而不問馬，此當事變不失禮也。

右小節凡十四句

君賜食，必正席先嘗之。君賜腥，必熟而薦之。君賜生，

必畜之。侍食於君，君祭先飯。疾君視之，東首加朝服，

拖紳。君命召，不俟駕行矣。

此記孔子朝侍於君，及居家應於君之禮也。君賜食，必正席先嘗之。孔子在家，君賜熟食，必正席先嘗之，猶朝侍食於君，先嘗之，而後以其餘頒賜家人，敬君之惠也。君賜腥，必熟而薦之。孔子在家，君

必字三之字三皆
例字法
頻用君字七人讀
之不覺其多亦中
段不食字之例

賜生肉必烹熟薦之於廟榮君之賜也君賜生必畜之孔子在家君賜生必畜之以待祭祀之用亦榮君之賜也待食於君君祭先飯孔子在朝侍食於君君祭食己不祭而先飯如為君嘗食然不敢當客禮尊君之義也疾君視之東首加朝服拖紳拖引也紳大帶也病者恒居室中北牖之下今君將來見暫遷之於南牖之下東首加朝服拖紳於身上猶臣朝而君南面之禮此臣雖病不忘敬君之禮也君命召不俟駕行矣急趨於君命出私門車駕隨之此篤敬君命之道也

右小節凡十二句以上小節二合為大節

入大廟每事問朋友死無所歸曰於我殯朋友之饋

雖車馬非祭肉不拜寢不尸居不容

此記朋友之交及居家容貌也入大廟每事問解見于八佾篇朋友死無所歸曰於我殯朋友死無

寢不尸居不容二句相照于食不語寢不言之句竊接于中段

必字四例字法

親之可歸則孔子為喪主殯於其家可見聖人忠信之厚雖一事天下歸於仁可知焉朋友之饋雖車馬非祭肉不拜朋友有通財之道故朋友之饋雖車馬之重非祭肉則不拜之祭肉則拜之所以敬神之惠且成朋友之美也寢不尸居不容寢內寢也居燕居也曲禮曰坐如尸謂坐堂堂儼然寢則不必然故曰寢不尸也燕居唯申申申天夫耳不必正其容貌故曰居不容也

凡八句

見齊衰者雖狎必變見冕者與瞽者雖褻必以貌凶

服者式之式負版者有盛饌必變色而作迅雷風烈

必變

此記孔子敬行天命者及敬天變之禮也見齊衰者雖狎必變見冕者與瞽者雖褻必以貌解見于

子罕篇凶服者式之式負版者凶服指大功以下也。戶籍曰版也。負版謂負戶籍者也。凶服天命所存。戶籍民命所係。皆式車上而敬之。所以重天命也。有盛饌必變色而作。若人設盛饌待己則必變色而起。重禮之備而敬之也。迅雷風烈必變疾也。烈猛也。迅雷風烈為非常天變。故必變容而敬之。且備朝庭之有不虞也。

升車必正立執綏。車中不內顧。不疾言。不親指。色斯

舉矣。翔而後集。曰山梁雌雉。時哉時哉。子路共之。三

嗅而作。

此記車中之禮。及師待弟子之禮也。綏。上車之索也。升車必正立執綏。所以戒顛仆也。內顧。迴視也。車中不內顧。不疾言。不親指。恐御者動心。則馬驚驅。車轉覆。所以戒之也。色斯舉矣。翔而後集。孔子

子路二字相照。孔子君子。康子六字以貫一篇。此為骨子法。此一節始記車中之禮。次記逸詩。又記山梁雌雉。讀之猶自車中臨山梁之際。雖記別事。亦是敘事之妙。康子鎖鑰以下八句。色斯舉矣以下

六句置之於此段之始。末則此篇雖大文長章。猶讀前篇古文妙品。實精金美玉。諸儒問數其錯簡。何讀書之鹿漏。謂六經秦火餘燼。無信而好古者。職是之由。是其不深思之蔽。

誦逸詩也。詩意言斯有鳥。觀人之顏色。飛而舉矣。暫回翔審視。而後下止。此言鳥善知進退。以得其歡也。孔子與以爲鳥。則得其所以未得其時。仍獲時物也。退執時物而拱之。於是孔子知子路不達其意。然亦左右觀其志。事師之道也。故不敢正之。禮子路三嗅而作。所以成子路之志也。按嗅鼻臭其氣也。昏禮曰婦執筭棗栗進拜。奠于席。舅坐而撫之。興答拜。婦還又拜。今孔子三嗅而作。變撫爲嗅。行貴時物之禮也。

凡十句。以上小節三合爲大節。大節二合爲一段。總明孔子交於鄉黨朝庭之曲禮也。

論語象義卷之四終

言言集義	卷之四	三五	藿溪園集
------	-----	----	------

